



乌托邦时代个体命运的艺术备忘录

1920-1930年代普拉东诺夫小说创作研究

宋秀梅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乌托邦时代个体命运的艺术备忘录

1920—1930 年代普拉东诺夫小说创作研究

宋秀梅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托邦时代个体命运的艺术备忘录:1920—1930 年代普拉东诺夫小说创作研究 / 宋秀梅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 - 7 - 5641 - 6764 - 6

I. ①乌… II. ①宋… III. ①普拉东诺夫
(Platonov, Andrei Platonovich 1899~1951)—小说创作—
文学创作研究—1920—1930 IV. ①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1798 号

乌托邦时代个体命运的艺术备忘录

——1920—1930 年代普拉东诺夫小说创作研究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江建中
责任编辑 陈淑
社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 210096
网址 <http://www.seupress.com>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张 6.625
字数 228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1 - 6764 - 6
定价 39.00 元

*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前 言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作为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位重要作家,其作品曾经因为政治、历史、社会等原因在当时的苏联被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苏联解体前后,他的作品才作为“回归文学”重新回到了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们的视野中。人们逐渐走近这位曾经让斯大林“震怒”的作家,慢慢揭去他身上神秘的面纱,看到了他创作中独特的人文理念和价值。

中国的俄语文学界曾经因为苏联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苏联时期也基本没有关注这位被苏联社会和文学界判了“死刑”的作家。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对“回归文学”的反思与解读,中国俄语文学界也更多地了解和走近那些曾经被时代所抛弃的所谓的“异端作家”。报纸杂志上出现了普拉东诺夫个别作品的译介,但由于作家创作中多使用俚语、自造词等非标准语言,所以作家的大部分作品还没有被翻译,而且中国俄语文学界对普拉东诺夫作品的研究还远远赶不上俄罗斯和欧美其他国家。普拉东诺夫的文学创作研究目前还属于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和开拓性的课题。

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的导师,国内权威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余一中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书单中就有普拉东诺夫的作品阅读。当时曾经一度想挑战这位被俄语界普遍认为“难以卒

读”的作家，最终还是因为学识浅薄和能力不足而放弃了。2007年，我开始跟随国内另一位德高望重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汪介之老师攻读博士学位。谈到未来论文选题时，有一次我忐忑不安地向汪老师说出了普拉东诺夫的名字。至今仍然记得汪老师当时眼中那份兴奋和期待。于是，在汪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开始了痛苦而艰难的普拉东诺夫创作研究。在认真仔细地研读了普拉东诺夫所有俄文作品之后，我和汪老师一起探讨自己的阅读感受，梳理写作思路，并最终把研究普拉东诺夫作品中个体生存和命运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普拉东诺夫生于1899年，他是伴随着十月革命事件的发生及苏联新生社会的建立而成长起来的。突如其来的革命和社会转折把普拉东诺夫卷入了时代大潮中。他曾经热忱地欢迎新时代的来临，震惊于社会革命的神奇力量，向往革命为民众描绘的“理想国”，但是，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他却越来越体验到人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无力与无奈，个人在国家意志面前的“卑微”与“哑言”，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对未来的“痛楚”和“恐惧”，逐渐产生了彷徨、犹豫、质疑和否定的情绪，于是他开始苦苦思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追寻个人存在的意义，肯定个体生命的地位与价值，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写于1920—1930年代的小说中。但是他对社会现实和个人存在毫不隐晦的揭露触怒了斯大林，在官方的打压下，他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儿子代其受过进了集中营之后，普拉东诺夫为儿子东奔西走，文学创作的批判锋芒减弱。战后日丹诺夫时期他更多地把自己关于人生的思考倾注到了儿童身上，通过儿童天真无邪的视角来看待世间万物变化，折射出成人对于生活与生存的曲解。

基于以上所述，本书选取1920—1930年代普拉东诺夫创作高

峰期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意在通过这些小说文本中展示的那个时代苏联社会普遍存在的乌托邦情结和乌托邦狂热,深入考察被狂躁的乌托邦时代抛离、漠视,甚至湮灭的个体的困境和命运。希望能够由此而进一步认识普拉东诺夫的创作及其艺术探索的价值所在,并思考个人与时代、个体存在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感悟个体存在的真正本质和意义。

本书导论部分主要梳理国内外普拉东诺夫的研究史,并予以扼要评说,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目标、内容与思路。

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共四章,为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一章首先描述俄罗斯民族的乌托邦精神传统及其对民族心理的制约和影响,进而概括十月革命后苏联早期文学中乌托邦情结的种种表现,作为一个和十月革命一起成长的作家,普拉东诺夫曾经迷恋过美好的乌托邦。他的早期作品中的乌托邦情绪也和俄罗斯千年社会的乌托邦情结息息相关。然而,当他目睹并感受了乌托邦时代种种令人忧虑的现实之后,便在写于1920—1930年代的小说中以严峻的讽刺性笔触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景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而狂暴的世界”。第二章详细分析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若干类人物形象在乌托邦时代的命运,普拉东诺夫充满思虑地注视着乌托邦社会中个人的生存状况,他刻画了在那个时代中几组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内向的人”、乌托邦实践者、“外邦人”和“夭折的儿童”形象,等等,展示了乌托邦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了他们的个性被压抑、心灵遭扭曲的命运。他的作品不仅艺术地再现了乌托邦时代的社会状况和特殊氛围,更通过那个时代中无数个体命运向时代本身发出了怀疑与追问。第三章的内容紧接第二章,俄罗斯文化和文学中博大精深的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普拉东诺夫。他以深切的同情心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思考和探

寻乌托邦时代个体的出路。他的人物面临着生存困境、情感空白、心灵缺失,看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更看不到乌托邦社会允诺给他们的幸福,因此他们困惑、质疑、彷徨,于是或走上了茫茫漫游之路,或到大自然之中去寻找心灵的慰藉,试图逃离乌托邦时代,表达出一种无声的拒绝和抗议。第四章反映普拉东诺夫用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手法,如语言的变形、冗言赘语等“非标准化”用语来暗示个人生存在乌托邦时代的非正常化状态,构成一种对于“标准”话语的挑战;用对官方乌托邦语言的戏仿来完成人物对于权威和绝对准则的挑战,展示人物的个体存在状况;用叙述视角的变化赋予人物独立自主的权利,表达人物和作者对于个体生存的理解,创造了一种不同观点不断碰撞的话语空间。这一切使他1920—1930年代的作品成为乌托邦时代个体命运的艺术备忘录。

通过对1920—1930年代普拉东诺夫创作中个体命运的探究和作家创作方法、叙事手段的关注,我们更加理解了普拉东诺夫作品的主导意向、思想和文学价值,以及艺术特征。不由得不让我们去认真思考,在狂热的乌托邦时代,能够像普拉东诺夫这样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旁观的态度来思考个体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这种永恒的普世理念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1
第一节 俄罗斯学界的普拉东诺夫研究	1
第二节 欧美学界的普拉东诺夫研究	34
第三节 中国学界的普拉东诺夫研究	41
第一章 乌托邦情结与乌托邦时代的艺术写照	48
第一节 俄罗斯乌托邦情结的传统	48
第二节 苏联早期文学中的乌托邦情结	56
第三节 普拉东诺夫笔下“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64
第二章 乌托邦时代的个体命运	76
第一节 “内向的人”的命运	77
第二节 乌托邦实践者们的命运	82
第三节 “外邦人”的命运	90
第四节 “夭折的儿童”	97

第三章 乌托邦时代个体的生存追寻·····	107
第一节 乌托邦时代个体的生存困境·····	107
第二节 乌托邦时代个体的探索与追寻·····	119
第三节 个体的困惑、思索与失望·····	128
第四章 “自成一派”的作家	
——用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个体生存·····	137
第一节 非正常化的语言·····	138
第二节 戏仿与反讽·····	150
第三节 灵活多样的叙述方式·····	165
结语·····	179
参考文献·····	183
后记·····	202

导 论

普拉东诺夫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中国关于他和他的作品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深入、系统研究的程度,而值得关注的是,他写于 1920—1930 年代的作品由于其直指乌托邦时代现实而获得了特殊的意义。鉴于此,本书拟以普拉东诺夫 1920—1930 年代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其作品所反映的乌托邦时代的特点、个体命运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他何以成为“自成一派”的作家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求进一步了解普拉东诺夫创作的艺术和艺术价值,论证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作为乌托邦时代个体命运的艺术备忘录而载入文学史册的原因及价值。事实上,在俄罗斯和欧美其他国家,关于普拉东诺夫创作的研究已经日趋成熟和系统化,因此在开始本书研究目标之前,非常有必要对各国普拉东诺夫研究成果作一系统梳理。

第一节 俄罗斯学界的普拉东诺夫研究

俄罗斯学界对普拉东诺夫及其创作的研究从普拉东诺夫生前就开始了。伴随着他多舛的文学命运,这一研究大致历经了三个

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普拉东诺夫生前的1920—1950年代,第二个阶段是普拉东诺夫去世后的1960—1980年代初期,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

1. 1920—1950年代

普拉东诺夫生前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于1920—1950年代,在这个苏联历史上被人诟病最多的斯大林时代,政治几乎完全掌控了文学。普拉东诺夫的文学命运往往因着政治的需要和领导人的喜好而发生波谲云诡的变化。普拉东诺夫也经历了与政治气候变化紧密相连的个人文学命运的跌宕起伏,评论界对其创作的评价和研究,从最初的基本认可很快转为批判、打压。所以总的来说,由于其大多数作品遭到批判或被禁止发表,这一时期并未形成对其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局面。

1920年代初,普拉东诺夫以铁路工人的身份登上俄国文坛。此时的普拉东诺夫只是作为文坛新秀而受到关注。第一个对普拉东诺夫创作进行评价的是他的朋友、后来的文学批评家弗·凯勒尔(В. Келлер)。1920年7月9日的《沃罗涅日公社报》(Воронежская коммуна)发表了他关于普拉东诺夫诗歌的发言:“……他的诗歌是他个性的延续:没有任何故意为之的痕迹,令人吃惊的爽直的写作。”^①而在普拉东诺夫的诗集《蔚蓝色的深处》(Голубая глубина)出版之后,凯勒尔又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这也是第一篇正式评论普拉东诺夫创作的文章。凯勒尔写道:“普拉东诺夫主要的优点是他亲近土地,亲近地球这个世界,是他的诗歌深刻的必然性。这是目前大家都需要的东西,是我们行将灭亡的陈腐文化梦寐以求的东西。”^②

1922年普拉东诺夫在自己的文学伯乐格·扎·利特温-莫洛

^{①②} Корниенко Н. В. и Шубина Е.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 1994. С. 157.

托夫任主持的“海燕”(Буревестник)出版社出版了诗集《蔚蓝色的深处》，利特温-莫洛托夫亲自为此书撰写前言，肯定普拉东诺夫的创作：“普拉东诺夫……与整个俄国工人阶级血肉相连。他身上……存在着两种曲调：一种曲调是工厂的汽笛，汗流浹背的工作，肌肉的力量，集体的创造，新城的能量；而另一种曲调是田野的，草原的，蔚蓝色的深处的，黑麦穗的……”^①

年轻的普拉东诺夫也引起了当时文学大家们的关注。1923年，瓦·勃留索夫对普拉东诺夫的诗集给予了肯定：“安·普拉东诺夫用旧的韵律写作……有时显得程式化……感觉到他受到读过的诗人明显的影响，甚至直接模仿他们……在自己的第一本书里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了，虽然还不是特别地娴熟和富有经验，但是已经是独树一帜了。”^② 1927年，普拉东诺夫的小说集《叶皮凡水闸》(Епифанские иллюзы)出版后，高尔基说：“我更愿意，甚至可以说——非常渴望阅读俄罗斯年轻人的作品。我们的年轻作家创作类型多样，而且胆识过人。在这一年，我喜欢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扎伊茨基、法捷耶夫、奥廖沙。”^③

随着普拉东诺夫逐渐为文坛所熟知，同时代的很多人对他的文学才华和能力都给予了关注和赞许。1928年，尼·扎莫什金(Н. Замошкин)在《新世界》杂志上评论普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内向的人》(Сокров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时说：“在安·普拉东诺夫身上可以发现能成为一名严肃作家的不懈追求。他一直沿着最大的艺术阻力在前行，有时是人为地在自己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作家没有空洞的标新立异。他只是在寻找新的不同的描

① Геллер М. Я.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в поисках счастья. Paris: YMCA - PRESS. 1982. С. 12.

② Брюсов В. Я. Среди стихов. Рецензия на сборник стихов А. Платонова “Голубая глубина”. // Геллер М. Я.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в поисках счастья. Paris: YMCA - PRESS. 1982. С. 14.

③ Горький М. Собр. соч. в 30 - ти т. Т. 30. М. 1956. С. 32, 37.

写方式,而且他在这条路上经常犯错误,跌倒,是为了再次爬起来……他所做的一切并不笨拙、艰涩,而是用自己的力量让自己独具特色。”^①沃隆斯基读过《内向的人》后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说:“我喜欢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他的写作很真诚,虽然还显得有些笨拙。我有他的关于工人普霍夫(俄罗斯的埃伦施比格尔^②)的小说,非常吸引人。”^③

但是随着1929年的到来,风向发生了大逆转,普拉东诺夫由值得期待的新兴作家一下子成为了横遭批判的众矢之的。这种变化源于1929年《十月》杂志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国家居民》(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житель)和《疑虑重重的马卡尔》(Усомнившийся Макар)两部小说,小说内容触怒了斯大林。“拉普”书记列·阿维尔巴赫(Л. Авербах)一马当先,分别在《十月》和《在文学岗位上》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整体性与个别的马卡尔们》(О целостных масштабах и частных макарах)称,普拉东诺夫的人道主义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疑虑重重的马卡尔》——连‘同路人’的作品也算不上……只是反抗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力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④。文章中没有任何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全是对普拉东诺夫的人身攻击。梅谢尔、麦伊泽尔等人更是添油加醋,说普拉东诺夫创造出来的人物是站在与社会大变动时代“反动立场”上的“中间人物”,他只能算是一个“二等的同路人”^⑤,普霍夫的身上有“多余的人的影子”等等。

① Замощкин Н. И. А. Платонов. “Сокров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Новый мир. 1928. №3. С. 269 - 270.

② 蒂尔·埃伦施比格尔:中世纪尼德兰和德国民间流浪汉,常常以恶作剧捉弄客栈老板、商人、神父等。比利时人沙尔·德·科斯特在自己的作品中详细论述过他的行为,另外,在乔叟、本·琼生等人的作品中都提及过他的趣事。

③ <http://irgali.narod.ru/files/platonov.htm>

④ Корниенко Н. В. и Шубина Е.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 1994. С. 265.

⑤ 薛君智. 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32.

走投无路的普拉东诺夫于是想到了给德高望重的高尔基写信求助：“我需要这样做不是为了‘荣誉’。”^①但是就连一向珍视他的才华的高尔基，也在回信中这样写道：“……尽管您的创作有这些不容置辩的优点，我还是不认为，它能印刷，出版。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妨碍了这一切……尽管您对待人物的态度是抒情的讽刺，但他们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与其说像革命者，不如说更像‘怪人’和‘疯癫之人’。”^②至此，他的文学之路完全被政治堵死，“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几乎再也没发表过。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什么地方出现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荒谬的责难立刻就像山崩一样落到他的身上”^③。

1931年，法捷耶夫主编的《红色处女地》(Красная новь)杂志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有好处——贫农纪事》(Впрок-Беднякая хроника)。该作品对集体化中过激行为的描写再一次激怒了斯大林。他把小说第一页的标题“贫农纪事”改为了“富农纪事”，并在普拉东诺夫的名字下面做了“败类、渣滓”的批示。如此昭然的授意让官方文学家和批评家们心领神会，以法捷耶夫为首的一批人很快掀起了针对普拉东诺夫的口诛笔伐。

法捷耶夫先后在《消息报》和《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关于富农纪事》(Об одной кулацкой хронике)的文章批评普拉东诺夫：“所有了解并参加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人都知道这种奸诈狡猾的阶级敌人，知道他们怎样经常戴上‘关心人民的心灵贫农’的面具……这种类型的富农代理人想方设法利用文学。作家安德烈·

① 谭得伶。“我需要这样做不是为了‘荣誉’……”——致高尔基的几封信[J]. 苏联文学, 1989(6).

② Горький. М. Горь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Неиздан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Письмо Платонову от 18 сентября 1929.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Т. 70. М. 1963. С. 313.

③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一生的故事[M]. 非琴,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101.

普拉东诺夫就是提到的这种富农代理人之一。他戴着和善的、怪诞的、无恶意的、普通“心灵贫农”的、“疑虑重重的马卡尔”的面具在苏维埃杂志上猖狂几年了。”^①紧跟法捷耶夫之后，一批“拉普”人物继续向普拉东诺夫发难^②，他们为普拉东诺夫扣上了“孔德拉季耶夫分子”“右倾分子”的政治帽子，认为他的作品是对“新人”“社会主义改革”和“党的总路线”的肆意诽谤。经历了两次批判，普拉东诺夫一下子就从苏联文坛销声匿迹了。

1932年全俄苏联作家协会专门组织作家聚会，试图在政治上“帮助”普拉东诺夫^③。协会主席彼·巴甫连科(П. Павленко)批评普拉东诺夫政治观念薄弱，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普拉东诺夫是个大作家……”，值得得到大家“政治上的帮助”^④。

在此之后的1932—1933年普拉东诺夫提出发表《高压电》(*Высокое напряжение*)和《垃圾风》(*Мусорный ветер*)的申请，因为作品中没有发现当初“帮助”他的效果，于是申请遭到拒绝。叶尔米洛夫说：“我赞成剧本的发表，但是不可能让阿布拉缅托夫是从前的白卫军军人。这是作者必须改变的。”^⑤法捷耶夫的看法是：“无聊的哲学空谈和人们生活的‘意外情节’模糊了好思想。感觉一切都发生在梦里一样。最好重写剧本。”^⑥高尔基也表达了对作品的看法：“您的小说我读过了，它让我震惊。你写得激烈而有

① Корниенко, Н. В. и Шубина, Е.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 1994. С. 273.

② Макарьев И. Клевета. //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осту.* 1931 кн. XVIII; Сел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В чем «сомневается»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31. №31. 10 июня; Ханин Д. Пасквиль на колхозную деревню. // *З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31. 12 июня; Датлов В.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тактике классового врага. // *Правда.* 1931. 18 июня; Березов П. Под маской. //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авангард.* 1932. №2.

③ 1929年为了帮助“同路人”作家皮利尼亚克，召开了全俄苏联作家协会的聚会讨论帮助皮利尼亚克。1931年又专门为普拉东诺夫组织聚会。

④⑤⑥ Корниенко, Н. В. и Шубина, Е.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 1994. С. 294, 316, 316.

力,但是这一点却更加(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和暴露出小说内容的非现实性,小说的内容就像阴郁的妄语。我认为,您的这部小说未必能发表。很遗憾,不能再说别的了,依然期待着更配得上您的天分的其他作品。”^①

尽管普拉东诺夫不被官方“待见”,作品连连遭遇封杀,1934年《文学百科全书》还是编入了关于他的词条。遗憾的是,编者不但把普拉东诺夫的出生年份1899年错写成了1896年,而且整体上对其定位依然是“否定的”,认为其“早期作品体现出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特征……《疑虑重重的马卡尔》暴露出了对苏维埃国家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不理解,因此犯了政治倾向错误……《有好处——贫农纪事》则对集体化的本质给出了不正确的概念”^②。

1936年,普拉东诺夫再次受到批评家们的指责,他们认为,《在动物和植物中间》(*Среди животных и растений*)中过度的讽刺导致作品最终背离了英雄主义的主题。1937年,文学批评家阿·古尔维奇(А. Гурвич)发表了《安德烈·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这仍然是一篇批判普拉东诺夫“屡教不改的思想错误”的文章。古尔维奇认为:“广阔空荡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上孤独的孩子,孤独的人——这就是普拉东诺夫钟爱的形象。”^③“普拉东诺夫式片面的人物把唯一的感情都给了‘自己’,他们是自我封闭的,自我独立的……通往的是绝对的、空间的、宗教的世界”^④，“普拉东诺夫的所有作品……都带有统一的、深刻错误的和在这个意

① Горький М. Горь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Неиздан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Письмо Платонову от 18 сентября 1929.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Том 70. М. 1963. С. 315.

② Гнедина 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8. М.: ОГИЗ РСФСР. 1934. С. 688-689.

③④ Корниенко Н. В. и Шубина Е.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М. 1994. С. 366,402.

义上完全固化的作者世界观的印记”^①，完全不符合苏联社会、苏联文学和美学的标准。但是和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对普拉东诺夫人身攻击不同的是，古尔维奇在指责普拉东诺夫思想错误的同时，还完整而详尽地分析了《龟裂土》(Такыр)、《第三个儿子》(Третий сын)、《工匠的来历》(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мастера)、《普希金——我们的同志》(Пушкин - наш товарищ)、《普希金和高尔基》(Пушкин и Горький)等作品，系统阐述了作品中的孤儿形象、生死和漫游主题。分析之后，古尔维奇承认：普拉东诺夫“无疑是个天才的、时而细致的艺术家。尽管这样，普拉东诺夫不为自己的人民所知，他的知名度仅限于对他的文学才华崇拜有加的文学家圈子内”^②。古尔维奇的确实事求是地道出了当时普拉东诺夫在苏联的文学境遇。

针对古尔维奇的批评文章，普拉东诺夫发表文章《无自卫能力的反驳》(Возражение без самозащиты)，在对自己所受到的攻击表达出无奈之余，也表现出一种谦和与宽容的态度：“我也能以古尔维奇文章的风格和口气来答复他，但是不准备那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是文学对手，而是因为我和他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成员。”^③稍后，古尔维奇又在《文学报》上发表了对普拉东诺夫的回应，为自己辩解。《文学报》编辑部出面基本否定了古尔维奇的意见，认为古尔维奇对普拉东诺夫的否定是“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④，而编辑部也不忘顺便敲击一下普拉东诺夫：“他作品中有很多东西是虚假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⑤编辑部就这样用折中主义平息了二人的争论。

① Корниенко Н. В. и Шубина Е.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М. 1994. С. 362.

② Геллер М. Я.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в поисках счастья. Paris: YMCA - PRESS. 1982. С. 7.

③④ Платонов А. П. Возражение без самозащиты. По поводу статьи А. Гурвича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 декабря 1937 года.

⑤ Платонов А. П. Возражение без самозащиты. По поводу статьи А. Гурвича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6 декабря 1937 года.